理學逢源

理學逢源卷之二

婺源汪紱原名烜燦人集

後學董昌璵厚卓校

內篇

聖學類仁 忠恕 義 禮 知 信 仁義禮知信總論

（仁）

仁者本心之全德也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天地生物之理以爲心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自其在天者言之陽氣之動天心始見繼之者善其理則渾然而至實純一而不雜靄然而訓恒中正而和平其機甚微而洋洋乎有發育

萬物之淛淛其時甚暫而亹亹乎有貫徹終始之致由是而流形變化皆此一理之爲之包涵而往復焉故元者天德之全也人得是理以爲心是則成之者性而即爲人心之元故其理亦渾然而至實純一而不雜靄然而惻怛中正而和平廓乎大公合萬物而一體肫乎不已貫終始而一致其感之也即通其發之也能愛故曰仁者心之德也以在天之元言之其始也無極而已然自始而通而遂而成則始之而物無不始通之而會無不嘉遂之而義無不和成之而物無不正固故分之則曰元曰亨曰利曰貞而統之則只此一元之終始也以在人之仁言之其本也眞而

靜焉耳然有仁則有義有禮有知而其統之也渾然一體其會通也秩然有序其分之也確然有制其照物也瑩然通明故分之則曰仁曰禮曰義曰知而合之則皆此一仁之包舉也由四者而用之爲情則曰愛曰理曰宜曰知曰守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見焉而惻隱者仁之發也辭讓則惻隱之所以行也羞惡則惻隱之所以斷也是非則惻隱之所以擇也是故禮者仁之序而復禮爲仁知者義之藏而知以精義仁義猶陰陽也義仁之分而仁義之合仁則太極也專以仁言之則體之體曰心之德體之用曰愛之理用之體只此惻隱之端用之用則自親親而

仁民而愛物而極之天下故又曰仁主於愛顧人同此心德而仁不仁異焉者則氣拘而欲誘之也果核中藏者謂之仁以其全有生之理也其仁具而根荄枝葉華實成熟之理無不全備於果核之中（根荄仁也枝葉禮也花實義也成熟知也）全其核而培植灌溉之沛然生矣生而根荄枝葉華實成熟皆如其故然矣核有堅脆生有難易（此氣拘也）而或朽蠹而腐蝕之則不仁矣即或已植而根荄傷榮不遂矣（此物欲之累也）是故殖果穀者珍藏其種防其朽蠹以時省而存蓄之深其根荄厚其土壤以植之時其灌溉達其枝葉疏剔其蕪穢去其蟊蠈螟螣以全之則果穀之成無適而非仁其仁不可勝

用矣爲仁者何獨不然故爲仁之道存心而已心存則理得理得則德全矣存心之道非一端而大要不外於克己復禮居敬行恕己則克之禮則復之此心自爲主存之而即存者也居敬以立其本行恕以致其用此立其心以爲主兢兢乎存之而後存者也要其存心一也彼以煦煦爲仁者葢徒見仁之迹而不睹仁之全故以小之者遺之也以兼愛爲仁者葢徒見理之一而未睹分之殊故以泛焉者賊之也訓仁爲覺而後力行之功此禪覺之說所淩淫乎以色取仁而無忠信之心則自棄之徒而仁道之賊也惟合聖賢之所以言仁者而研窮之則知所從事於仁知

所以從事於仁則可以得仁之體能盡仁之體則有以致仁之用事天饗帝存順沒寧不外乎是矣

易曰元者善之長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元者萬物之所資始而統天者也其在人則心之德而百善之原也君子知其在我而體之於心則足以長人而覆冒天下矣體者合而無間之謂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生而爲人則必有所以爲人之理故仁者人也天命之性也人率性而行之則所性不違無適而不有當然之則矣是乃所謂道也○朱子曰言人而不及仁則血氣

而已言仁而不即人之身以明之則又徒爲虛言而無以見天理流行之實故必合而言之然後仁之爲道可見蓋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身而尤著也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

自其得於天言之則至尊莫如仁自其切於身言之則至安莫如仁也

孔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當仁不讓於師

上章惜人之不爲仁此章勉人之勇於爲仁也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不爲仁則不仁矣無中立之道也

巧言令色鮮矣仁

朱子曰只爭一個爲己爲人 謹言正色君子之所以爲己也巧言令色小人之所以爲人也林次崖謂巧令之人其患最不可測愚謂其說固然然不必說到此

禮記曰給奪慈仁

此以色取仁者也 論語言鮮矣仁言其內也此曰奪慈仁言其外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求仁者必反諸心○黄勉齋曰此二章旣有以見子張好高之病又有以見仁之為德惟脩其在內者為足以致之彼好難務外去仁遠矣

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此只以心言未及功夫也仁者心之德我欲仁之心卽我心之仁也非自外來何遠之有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致知之事未及於力行也然足以養心矣故仁在其中○此求仁之方乎曰非也然程子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博之篤之惟切惟近皆敬也學以為力行

之差敬以資涵養之原則由是求仁可也

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誠能役志于仁則自不入於惡蓋理欲分道背馳所向

此則所絕彼也篤志而不紛斯仁不遠矣〇顧麟士曰

苟字淺看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

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

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

之而已矣

欲仁仁至以此心剝復之機言欲人之察識也一念之仁而私欲間且奪之則平旦之好惡反不能敵旦晝之梏亡也必矣於天心之來復者而察識之而敬以培其根恕以達其枝害吾仁者則芟夷之復蘊崇之就將以企之優游以安之所以熟吾仁也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豈仁之終不勝不仁哉○胡雲峯曰熟無所容力熟之存乎用力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大其心所以任道甘于小成者狹也堅其力所以致道

廢於半塗者弱也知崇禮卑寬居仁行皆此志也○問弘毅須是生質曰可勉而能也好學近乎弘力行近乎毅矣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學貴近裏○朱子曰非教人於此體仁乃言如是之人於求仁爲近也雖有此質正須實下工夫未能如此却須變化到此地位然後可下工夫若只守著此四字要想像出仁體來則無是理也謝上蔡以覺爲仁以知仁爲要故言此以辨之也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仁之重於生也久矣非以生易仁實有時而不忍生也

仁人未易幾學人須存得此志庶有以自立於天地之間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渾然天理而後可謂之仁一息有間天理失矣爲君子者而可不密其存仁之功也哉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力生於自奮而餒於自畫非仁之難能也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

仁

惟仁者爲能貞遇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惟仁者爲能用情○能貞遇不累於外也能用情不蔽於中也非意誠心正之至者烏能及此范紫登謂好人如自好其仁惡人如自惡其不仁無好無惡乃能好惡此語巧而於理未盡正朱子所以譏謝氏者也試看大學脩身章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云云則能好能惡之實可見矣君子無私好惡非無好無惡也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仁者天理而已動於欲惡則情流而天理失矣故審於取舍之幾焉此君子之大節也然或操存之未密則未能理與心融而取舍之必嚴者亦其勉然非安士敦仁者也存理遏欲無終食造次顚沛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無終食之間句直說無時而不存造次顚沛二句橫說無處而不存雖時處原不相離然須橫豎說來其義始密以終食句作主而下二句卽伸上句者非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爲仁在己而借資於人者子貢悅不若己卽此所以勝其私也況以友輔仁是又爲仁之資矣〇呂曰事

賢友仁固是先資然嚴憚切磋收攝此心便是爲仁事友與爲仁爲仁與仁字有層次無內外此說甚入細

子貢問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博施濟衆未嘗非仁人志願不是以爲難而謝之但有本有末當思施濟從何處流出一嚮務博施而無本則將流墨氏之兼愛稍塗飾而已則又是霸功將人已兩失也故夫子反之堯舜猶病固是事勢然此猶病之心亦即仁者之心此是推論不是章意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合下此心萬物一體施濟由是出彊恕求仁則利仁之事也〇

須看一能字能字中便有忠字非有主敬之功勝私之力者不能也故孟子曰彊恕○朱子曰欲立欲達仁者之心不待安排而立人達人其實到立人達人處少不得知明處當四字○按此章主愛言然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便是仁之全體天理周流無間愛之理只是心之德也

原憲問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仁人必無克伐怨欲而不行克伐怨欲卻未仁制之於此而心中無所存主將見流如釋氏之絕情仲子之堅

忍去仁遠矣故夫子進之不行非只謂不行克伐怨欲之事亦是不行其克伐怨欲之心然後起之私投間抵隙何時可息仁者不特其不行特其有以主之而自不起耳若心中無主而徒强制其心此如破屋禦賊此去彼來晝夜不得息所謂難也厚其牆垣慎其扃鐍主人常惺百體退聽則賊將不來此朱子拔去病根之說也

學者求仁居敬其要矣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

斯語矣

不曰私而曰己者私生於形氣有己則有私如耳目口體是也不曰理而曰禮者理無迹而禮有可循也禮者理之節文天理即仁即心之德禮原自仁中流出而復禮則在心克己復禮則心主於天理故爲仁蓋理欲不竝立此心稍無主則物欲紛至物欲不作則心之理自存矣故克己即所以復禮也然克己須是復禮若徒曰去其形氣之私而已則釋氏之無眼耳鼻舌心意無色聲香味觸法要此塊然之體何用何以成仁故既曰克己而又曰復禮也程子曰克己則禮自復朱子曰克得一分人欲便復得一分天理故此云

理欲不並立云云朱子又曰克己而不復禮則入於空寂又曰佛氏亦能克己却不會復得禮故此云克己須是復禮云云朱子又曰不會做工夫底克了猶未能復禮會做工夫才克己便復禮蓋吾儒克己便是要復禮克復工夫只一事此會做工夫也佛氏只克己更不復禮便是不會做工夫者也時賢鮮得其意　一日克己復禮便天下歸仁蓋心德天下所同具故一念能克復則一念仁一事能克復則一事仁而即此一念一事之仁已可共信於天下故曰效甚速而至大此所以決言克復之爲仁也　饒氏謂克復於平日而要其成於一日此大非語意不但與註中速字不合且仁者死而後已亦無可要其成之一日也天下歸仁論理不論事昔人夷惠清和及八荒我闥之語俱說不着要之此二句只以決言爲仁二字與他章驗效自考之意不同　爲仁在己不在人此所以決其克己復禮之力也　與他處責成己身者亦不同　問其目

而言非禮勿視云云者除却視聽言動別無他項私己此所謂形氣之私也然不言私而言非禮者私何必亂色姦聲縱欲忘反只一毫不合天理中正之節便是己私克己復禮原非兩截也但顏子地位豈有流蕩忘反之事故不言私而言非禮也朱子云克己是精的工夫到節文欠缺處亦是粗者未盡此語非以此節單言復禮而非克己也蓋未能如顏子則克己須更有精的工夫若司馬牛須克其多言而躁樊遲須克其粗鄙近利子張須克其務外好高不止怕節文欠缺也顏子則大段已好故止此粗者恐其未盡耳然粗者未盡則便是己私未淨處故註直曰非禮者己之私也〇朱子曰視人如己視物如人此墨氏兼愛之失也此為以克己為勝其有我之見者言之一日反本復常則萬物一體此釋氏頓悟之說也此為以克

己爲能反本者言之安仁則縱目所視而無亂色云云此莊列荒唐之論也此說亦近釋氏或以之釋此章其失甚矣或謂先克己而後禮以閑之亦失聖人之意惟是以禮作主方能克去己私亦惟克去己私所以能復天理

克復一串無先後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存其心恕以推此心一體一用也獨言出門使民舉易忽者以槪之言其毋不敬云耳出門使民屬動時然非有涵養於靜偶動時亦收攝不起靜時之敬即程

子所云儼若思也程子云前乎此者其敬可知正以非有主於靜則動時雖欲敬而不可得也曰慎獨便是守之之法此正言見賓承祭乃偶舉不以概其餘也次崖於上章謂顔子靜時不待檢非矣敬必不能恕亦無所為恕而敬矣又須行恕敬而不恕非所為敬蓋敬者存此有用之心非存一槁木死灰之心也胡雲峯曰敬是收斂此心於內恕是推廣此心於外蓋敬者恕之本敬則心之理盡心盡卽忠也恕者敬之用恕則行皆合宜合宜卽義也敬義忠恕只一般話虛齋云不必分內外非矣學者求仁莫此為近○克復乾道敬恕坤道何也曰克復心能有主居敬方始立主工夫亦不爭差只看氣象自異乾元亨利貞是何等快捷坤元亨卻利牝馬之貞云云卻自有所依隸然亦非有加於本分故是簡能顔子不改其

樂不遷怒不貳過仲弓道個居敬行簡二子氣象亦復可見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心存者言自訒訒其言亦所以存心易言則心放巧言者心亡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心德至純有私則放心體至廣有私則狹心理至實有

私則僞心體不息有私則間心無不愛有私則刻行是五者以存心也心存則理得理得則德全於天下固守而勿失也輔氏以是五者爲心所具之理而仁之發非也仁統萬善何止五者若仁之所發則愛而已公而已又何所謂五者云哉

樊遲問仁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爲仁之道不外存心而夫子所答有不同者則因乎其人其致一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整齊嚴肅制外以養中主一無適由中而應外篤實不欺表裏如一心無不存亦用無不周矣主敬行恕恭寬信敏惠與此章聖人原只一般說話人人所當從事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也有是心即有是德非心之外別有所謂仁也然人心易放心放則心與理違心存則心與仁合矣此即朱子心與仁本一之意而申之三月不違功之純而勇足以繼也不違仁則仁爲我有而我得爲主矣月月至焉則仁倘非我有而至於仁者亦不過若客舍之暫寓耳此張子內外賓主之意欲人知自體會也此即朱子仁在內我爲主仁在外我爲客

之說而申之○常說不違仁則心爲主日月至則欲爲主然則顏子而下其餘皆欲爲主乎或又謂心在仁內爲主心在仁外爲賓則心在仁內句亦未安此朱子所議游氏宅心之失矣顧麟士本朱子之意似爲得之但所云仁自外來而爲賓則其語又忒說死煞○朱子曰三月不違非三月後一向差去但久後畧一間斷然其復不遠又曰日月至焉亦是徹底會到一番不止髣髴見得些又曰日月至言終日不失終月不失也○以上皆以存心之全體言

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

天地只此生生之理而生理流行處其中自具分別之宜等殺之序故統言之只是一仁分而言之則曰仁義禮知人得此生理以爲人則四者全具於心所以成其

爲人者也心發而爲情則仁主於愛愛者生理之所發見也義則愛之宜禮則愛之序知則愛之明而已矣愛之所發莫先於愛親人之所由以生之本也由愛親而愛兄弟兄弟者親之所生也由愛親而愛妻子妻子者親之似續也資愛親者以愛君以慈衆以及友朋則皆自所本而推以及之焉已是故親親爲大然必其全此生理則愛親之心自然眞切生理旣失則不足以事父母而謂能推以愛人者鮮矣是以君子貴明善誠身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

仁之本與

立愛自親始○朱子曰孝弟是合當底事不是要仁民愛物方去孝弟有子本意只是欲人務孝弟時解毎云務孝弟以全仁道理便倒了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仁者無不愛而推之有本行之有漸施之有等也

易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外無所繫累忘私之至也而又敦乎仁則其仁日厚矣天理渾然自然萬物一體故能愛未有不安土而能敦仁未有不安仁而能愛者也○以上兼及物之用言

周子曰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知守曰信朱子曰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則所謂五行之性也

又曰學聖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亦仁也

程伯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以仁之全量言

又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孟子言惻隱之心以情言也程子則以此指性而言亦因用以名其體也蓋非中有此理則發用亦必無是心矣

仁者先難而後獲有爲而作者皆獲也古人惟知爲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爲立名也爲儌功也爲避害也爲祈福也故苟不至則爲善之事亦便休罷了縱使未休其心已都不誠也仁者求其理之當心之安焉已耳何暇問其獲哉

觀仁於靜中皆有春意此即周子窗前草不除與自家生意一般之意得此意則仁心悠然

而對時育物之懷
亦終不自禁矣
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眼便錯了次聽次言次
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不愧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
餒朱子曰此數
語最有味
程叔子曰四德之元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兼言則包四
者
或者以仁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概研窮
之仁固無不覺然不可以覺訓仁一意求覺則都無實踐
之工夫而流於異矣仁者人也本孟子之言然孔孟言此
以其切於身耳其實人器也仁道也指人而遂謂之仁桀
紂獨非人乎然訓人猶可訓覺尤不可謝上蔡獨持覺字
之說所以幾近於異說而不自知也必如朱子所云
心之德愛之理則體用具足本末兼該而無弊矣

孟子云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且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可知退之曰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程子因人專以愛盡仁故言此非謂愛不是仁但不可專以愛為仁耳

仁之體只消一個公字公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愛愛即仁之用也因學者展轉訓仁字而不得其體故又說個公字又恐人便以公字訓仁故又言不可將公便喚做仁蓋無私則天理全故曰公而以人體之為仁然則以人訓仁之意包其中公則物我兼照則以覺訓仁之意亦包其中矣愛則仁之用則仁之為愛者其意亦明矣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識得仁體知之也實有諸己便須行之義理栽培則從義崇德之意求經義都是將以行之也程子之言始終具足不察其立言之旨遂有謝上蔡只要知仁之失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理不能勝私也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心之用也由乎中以應乎外制於外以養其中也顏子請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操之之要獨歸於視者人之視最先故也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視之用自內達外而為明物誘之則不明故曰蔽交於目而中遷則放而不仁矣制之

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制之者自克而勿使妄視也安內不使之遷也）

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聽之用自外入而為聽其用於無形惟聞聲而知之逐為所誘故曰知誘物化正謂天性之正也）卓彼先覺知止有定（聽德惟聽知止者心明於至善之所在有定則不至妄聽以亂其正也）閑邪存誠非禮勿聽（閑之者不使邪得自外入也視箴言久而誠矣以全此理之實言此言閑邪存誠以存其本然之實理言）

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靜正專一心之體也躁則不靜妄則不專邪僞滋而心理失禁之於其發所以靜專其內也）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此四句推言其害以示戒非謂君子之慎言只以避凶辱也）傷易則誕（易而誕則妄也脩省言辭所以立其誠也）傷煩則支（煩而支則躁也躁人之辭多）已肆物忤出悖來違（誕且支則肆而悖矣物忤來違即凶辱也）非法不道

欽哉訓辭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則無躁妄之失而中靜專矣其動箴曰哲人知幾

誠之於思幾者動之微善惡所由分也誠以實心言誠之於思慎其獨也志士勵行守之

於為此勉而行也知幾則舉念而理欲判然自能誠之於思勵行則未能無不善之動而亦能有守以確乎不為也

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誠於思戰兢自持守於為習

與性成聖賢同歸蔽之交則視為最先欲之流則動為成就故於此結之曰聖賢同歸亦以通結四箴也○制之於外禁之於發守之於為此與克伐怨欲不行者何別曰與緊看以安內內靜專與順理則裕云云不止禁之便罷

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昊天曰旦無一物而不體也天者道之本然也仁則人心之自然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天體物而不遺則仁亦體事而無不在矣仁

綱也禮紀也仁本也禮枝也三百三千又禮之則也譬諸草木則仁其生意也禮生意之條達也三百三千則枝葉之暢茂而秩然者也草木之生意無形而生意之條達見於枝葉一枝一葉莫非生意是生意實為之體也故克己復禮為仁張子之學蓋得於禮者居多故有見於此云

敦篤虛靜仁之本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人生而靜仁之本體存焉心不虛則不靜不敦篤則不虛厚重不遷則中虛而靜體見所以立仁之本也又須久於其道而實體之則此心不懈以漸於純熟而一動一靜莫非天理流行之樂其味有無窮者矣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仁不仁之分一念之間也

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動以天即理動以人即欲

朱子曰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為

心者也惟人得乎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爲衆善之長也仁義性之大端矣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爲用也以性言之則皆體也以情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仁性之體義性之用此皆以性言也仁則理無不備義則待用而無不宜此體中之自具體用仁大德義小德也以性之德言用亦本體所自具而非從外得故曰皆體也以情言之則仁統乎全而無不愛而義則別其分而各有宜愛也宜也皆心之用也陰靜陽動義有定體而仁以行之則義者因乎在物之體而仁則無私以付之是義體而仁用也然仁存諸心而義以制事則制事之宜因心而出故仁又其體而義乃其用也仁義互爲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

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仁由靜而動由元而亨也義由動而靜由利而貞而貞又以起元也流行不窮卽亨之通各止其所卽各正性命也

未發則有仁義禮知之性而仁則包四德已發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而惻隱則貫四端

仁義禮知性中只此四者聖門只以求仁爲急緣仁却是四者之先仁全則義禮知在是矣

人之得於天者只是個仁所以爲心之全體萬物萬事皆自此出故曰仁者心之德

惟仁然後能公　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到至處仁在內公在外本有之理故曰在內公則去私之盡而理以全故曰在外其實公亦并由

外也此因程子仁道只消一個公字之言而言之

謝氏論仁嘗以活者爲仁但能識此活物乃爲知仁而後可加操存踐履之功不能識此則雖能躬行力踐極於純熟而終未足爲仁也夫謂活者爲仁可矣必識此而後可以爲仁則其說之誤也甚矣此蓋原於佛氏之餘習故呂晉伯以爲猶釋氏之所謂禪也謝氏之說亦由程子手足痿痹爲不仁及識得仁體之說而求之者然仁誠活而活者恐未必仁也可者僅可之辭徒以活物爲仁拈椎豎拂皆仁體矣亦烏乎可知仁而後可以爲仁此亦知行之序然必知此活物而後可以爲仁則使人事事求識夫此活物而怠夫力行之功爲害大矣

有是性必有是情故仁之愛知之覺猶水之寒火之熱也

程子謂不可以愛爲仁蓋曰不可以情爲性猶不可以寒爲水而已然其所謂仁爲愛體愛爲仁用則於其血脈之所繫未嘗不使之相爲流通也至於以覺訓仁則程子明斥其非矣今謝氏侯氏謂覺爲仁而深疾乎愛之說則是謂熱爲水而惡言水之寒也溺於新奇而不知其陷於異端惜哉仁性也愛情也朱子訓仁爲心之德愛之理心之德統四德言矣愛之理則分言之也愛情而愛之理則性也、

仁統四德故義禮知之說亦多見於此篇凡經書中有以仁義對舉者若仁愛義敬則皆用也仁人心義人路對言則仁體義用也有以仁知對言者知知仁行則知

陽仁陰知由體之用仁自用而得體也仁實知虛則仁陽知陰皆體也仁成己知成物仁體知用也知自明仁及物則知體仁用也有以知禮對言者知陽禮陰知以精義禮以存仁也有以禮義對言禮用義體義者禮之實也義用禮體禮有定義時中也知其意而深玩之則無不可通矣

忠恕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人並生於天地則此心皆有同然無待於推也然在人各有形氣之私則此心爲私所蔽而無以盡夫此心之理以理則天下同然以私則人各有

我此心之所以或閼隔而無以相通矣盡其心者以心之體至虛毋以私意蔽之心之用至靈毋以私欲累之心之理至實毋以僞妄參之心之量至廣毋以淺近隘之心之德至仁毋以慘刻居之心之知至明無以疑慮昏之使心體純然皆一乎性命之正則有以得乎人心之所同然而推之爲有本矣由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而知之可無不明則推己之心以合於人之心而施之可無不當矣是乃所謂恕也非忠則無以行恕卽有所恕亦姑息之爲而非性情之正故曰恕非忠不立然忠而不行以恕則所謂盡其心者又無以驗之民物是以忠非恕不行也顧形氣之

私人所難克惟既知其為一己之私己則必黽勉以求勝之而公之於人是存乎人之用力也故君子曰彊恕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一言者恕而忠行乎其間己所不欲處即吾心之本然也以事應事不得其源而煩於擬議以有己在則舉斯加彼措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然欲推己心以及人則所以念念反求其心而盡之者亦自不容已矣賢者勉焉違道不遠聖人安行無待於推然一心而公之天下則無不同此易簡之道也忠易知恕簡能

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

道者人心所同惟在己無以自盡其心則既失其爲道之體而又無以推之於人以合乎斯道之用斯離道之所以遠也忠則體立於己恕則用通於人亦可以得人心之所同矣雖未能與道爲體然𦙍之而已其違道不遠也

大學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陳新安曰有善無惡於己忠也推以正人責人恕也無忠做恕不出故曰不恕饒雙峯曰無己可推便是存乎身者不恕○朱子曰恕者如心之義也如治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愛人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必其所以治己愛己者皆出於正然後可即是推之以及於人如此章之恕乃如治己之心以治人也然必先自治而後可治人所以終身可行也今或不然而直以不肖之身爲標準是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己之不肖而淪胥以陷也豈終身可行之道哉按恕兼治人愛人二義然愛人一義而已自治正所以自愛治人即所以愛人苟自盡其愛己之心則欲不自治以正而不能自已矣推看來只是如愛己之心以

己愛人之至則欲不治人以正而亦不能自已矣故恕者求仁之方也○如心爲恕不惟如己之心而出亦將出而如人之心不能自盡其心則所推者亦安能如人之心不惟不能如人之心且將以害人之心矣若是者直謂之不恕可耳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矩者吾所已盡之心而可爲天下法者也忠也絜矩者推此已盡之心而度之天下之人之心以各使之盡焉

是則所謂恕也蓋吾心好惡本無異於天下人心所好惡者心同此理也吾心之理盡則好惡自同於民而推之可無不方吾心之理不盡則好惡皆一己之偏矣是以君子先愼德也非愼德則無矩之可絜然非忠信則又無以立德而盡此心之矩故又曰必忠信以得之發己自盡爲忠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也循物無違謂信好而知其惡惡惡而知其美也明德之事不越於誠意正心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以己及人仁也推己及人恕也恕則子貢勉能之子貢蓋有見於仁者之萬物一體矣然言之太易如是則亦

未嘗實用其力於恕以見其難矣夫子抑之以使之知實用其力也此與程子謂上蔡發得太早正好用功之意相似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一理渾然夫子之忠也泛應曲當夫子之恕也盡己之心則亦一耳推以及人無不貫也學者忠恕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此學者之事忠恕之本名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聖人之心全體不息莫非天理是全乎天道之本然也及其應事而時措之宜則又無不合乎人道之當然矣忠者無妄中明忠之爲天道恕所以行乎忠也中明恕之

爲人道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天道即天命之性實恕之所從出而爲人心所同人道即率性之道實忠之所以行而無不合人心所同者也此與達道不違異者動以天耳此皆即曾子之以忠恕明一貫者而推言之也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命理也所以生物者也深遠而無窮是亦即天之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道者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也各正其性命是亦即天之恕也此又更借忠恕以推言天道也又曰天道沖漠無朕而萬象昭然此亦言天之忠恕也萬象昭然用已畧於體矣又曰使曾子當日言仁義亦可一理渾然仁也泛應曲當義也此即仁體義用之意仁則心無不盡義則事無不宜是亦忠恕也然曾子不言仁義而言忠恕者言仁義則嫌於指性體言而無以見學者用力之方言忠恕然後可以通之上下而於學者尤親切著明也由是推之則明明德忠也新民恕也格致誠正忠也齊治平恕也天命之性忠也率性之道恕也率性之道又忠而脩道之教

恕也鬼神之誠忠也體物不遺恕也至誠盡性忠也盡人物之性恕也君子之自成忠也成物恕也敬以直內忠也義以方外恕也精義入神忠也利用安身恕也一體一用縱橫錯綜無不可通而天下之能事備矣究之忠恕者盡己推己之目而非從容中道之號然不由學者之忠恕無以幾聖人之一貫使不由忠恕而高言一貫則是不下學而希上達此上蔡何思何慮之言程子所以謂其發得太早而朱子亦深駁謝氏此章之說也

程叔子曰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爲體不忠何以能恕

兩字自見相爲用處

朱子曰忠恕只是體用便是一個物

兩字離開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

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聖人之用

自然而然卽仁也學者之用勉然而然求仁之事也

恕求仁之方也仁心德之全也然或單言恕而必有忠以行其閒不言忠而言恕曰聖人知一已之難克而天下無不可恕之人也則豈惟文辭之失哉世道人心之憂矣此合著忠恕二字於仁之後謂君子而欲求仁彊恕可也君子之行恕必本於忠也云爾○自此而右莫非全體徹誠忠恕致道之方其致一也

義

義者人心之裁制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萬物固無不各有所當然之理矣人得是理以成性則渾然一理之中

亦莫不各具萬物當然之則焉足以裁制夫萬事之宜而無不曲當以確乎不易時出不窮是則所謂義也獨是義有同然而人心有蔽則不能明理而通乎事物之故又不能循理以盡乎事物之宜而於義之性遂有所不能盡者是以君子有精義之學焉清其心寡其欲以立酬酢之本窮其理致其知以盡事物之情平其情靜其氣以懸衡鑑之體揆其常揣其變以周經權之用不累之以偏私不主之以成見不參之以疑貳不出之以躁妄不撓之以利害不泥之以一端然後此心之理得以從容裁制而因物付物以合乎事物之宜者亦以確乎不易時出不窮此君子

精義之學也告子以義爲在外則知其爲事之宜而不知其爲心之制（問告子似亦未見得其爲事之宜曰然但其所云彼長長之長吾之長則於宜字尚依稀見得至其爲心之制則全不知）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其心之陷溺也楊朱以爲我爲義則知物之各有其宜而不知我之有以宜物故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率天下以出於無君賊義爲已甚焉其君苟息成君之邪仲子避兄離母與凡後世豪俠刺客之流是皆似義非義而反亂乎義者也若夫君子精義之學則始於裁制其心而卽以其心裁制乎天下終之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而其學則以崇知爲先以居仁爲體

易曰利者義之和也　利物足以和義

天地之成物也嚴肅整齊不相假借而實則順其自然非有强也天下事物各得其宜則相安而和順一失其宜則混淆而乖戾以起矣人心之理亦然君子因吾心自然之制以因物而付物則事物亦以各正而義無不和矣

中庸曰義者宜也

韓子曰行而宜之之謂義○物各有宜須是吾心有以裁制其宜者顧義自仁出則義只是仁之恰好處裁制在其中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耆溪范氏曰君子有好義之心又有精義之學小人有懷利之私又有謀利之巧○程子曰惟其深喻是以篤好○陸象山曰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此周氏所謂失在用心之初也程子云雖其深喻是以篤好陸氏意却是惟其篤好所以深喻二者蓋常相因然知而後好則終以程子之說爲長張南軒曰無所爲而爲之爲義有所爲而爲之爲利劉蕺山曰象山講此章言科舉之業仕宦之途名雖爲義實則喻利緣其志之所向如是是故朱子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而朱子又嘗與人書云世間喻義者必君子喻利者必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互委曲費盡心機卒不可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合二先生之言觀之乃知世間有以利爲義之學有混

義利一途之學夫惟有混一之途而後有假利一途之學然要之非可假可混也觀敬夫之言尙其容混且假否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雞鳴而起時豈便有所作爲所以爲善爲利者亦存心之向背而已一念之間舜蹠殊途是以君子愼其獨也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

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義莫著於取舍取舍莫大於生死然危難能決宴安易移故方外之功無時而可忘省察也存養近仁省察近義義方則本心不失體立則大用以行其功交相養也

○此與論語富與貴章意似然論語以言仁此以言義但不以道則亦非義而失其本心是亦去仁內外一也

○此二條欲人知省察也

曲禮曰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狠毋求勝分毋求多

審於義而已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

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義貴於時中也○此以上言人當知審於義也

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

溺於欲而無以自振也

子路曰君子尙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此二條言人當勇於爲義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

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事之宜在物而理之制在心事所當爲必心之所悅慕而肯爲者也所不當爲必心之所羞惡而不肯爲者也然或有明於此而昧於彼者又有心知其然而不能斷以從之者則累於欲焉已耳由其所明而通之以盡其明所謂達之也即其所明而擴之以充其量所謂充之也達之而仁義之體存充之而仁義之用出矣充無受爾汝之實啓其心也皆穿窬之類廣其事也極其細而

言之所謂充義至類之盡也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有所不爲不欲心之制也斷以無爲無欲而事無不宜

矣○此二條言人當察識擴充以盡義也

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義在事制義在心心者理之所居也有適莫則私意之

蔽而心失其理矣以私意應事而合於事之宜者鮮矣

然使心無定主而又不問事之是非則異端之空寂其

顛倒錯亂又有甚焉惟君子則無適無莫而惟義是比

則不以成心而據之我亦非任無心而聽諸物此事之

所以和義而不乖也子絕四動以天也無適莫而比義

君子之事

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義者制事之宜而禮則其事之節文孫又禮之從容而不迫處也信則義與事俱實妄則皆虛矣○如從兄是義而事兄又有許多授几奉杖之節其先後不可紊處孫則又行事時一段愼重退讓雍容不迫氣象不誠無物故必信以成之○言以義制事又當如是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此卽無適無莫之意然較純熟自然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禮有定體事之經也稍出入焉則非禮矣義惟時中事之權也稍滯泥焉則非義矣非禮之禮曾子所謂委巷之禮也若今之昏娶用樂喪事路祭分帛之類皆所謂非禮之禮也非義之義如仲子之不食兄祿是也大人有精義之學夫豈爲之問此是不惑於疑似曰不止是不惑須看確乎不爲處

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此自棄於義之外者也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

可哉

此亂義於義之中者也〇釋迦棄國違親逃世絕物仲子之辟兄離母而處於陵也其遺棄聲色一於寂守告子之不知集義而强制其心也彼西裔耳獨怪好異之徒又因之倡爲禍利之說以蠱人心而率天下之人以釁謨事之且推儒以附之何賊義之甚乎仲子之罪孟子斷之卽趙威后一婦人且知其不可不殺也何世所號爲知義君子乃崇事而推附之其知識乃出自婦人下也哀哉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

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此二條聖賢之制義也義不止於取與而此其大端矣

易泰卦象傳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之成物也各正性命矣然氣化之行不無太過天地者道而氣化則物各有宜而在或倚於陰陽也而物理之宜不無不及物則無以各盡其宜也聖人精義入神以至於窮神知化則有以裁成其化輔相其宜以繼天之志述天之事而左右其民焉然聖人非有作爲也此利物和義之極功也

程叔子曰中理在事義在心義在心謂心之制也蓋義之用顯於外而義之體則本於心人惟見其用之在外而不知其理之在心故以義爲外程子直斷之曰義在心所以深破義外之疑也

問敬義何別曰敬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若只守一個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張敬夫曰居敬集義工夫並進相須而成苟只要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塊然無所爲而已烏能得心體之周流哉

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聖人以義立命也

張子曰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惟義所在天下之最可非笑委巷之情非禮非義之事耳然不自知其非而反以非笑行義之人此亦病狂喪心之輩矣顧三代之隆上下一德同風君子履之小人視焉惟義所在誰從而非笑之者世教日衰民不興行先王禮樂蕩然異端邪說蠭起民之不知義也久矣見有特立獨行者不笑其愚則非其妄夫何足怪哉雖然躬行禮義

以挽頹風而振末俗非吾人之責而誰能弁髦禮義以徇之乎況好是懿德本有同情滕世子行三年之喪百官族人卒稱知禮今果有躬行禮義特立不回者安知婚之非笑之者不卒化而從之歟行見今之治喪必用浮屠婚娶必用盛樂又有平居兢兢自立及一日富貴而遂改圖者以禮義語之則曰非不知先王之禮奈世俗不然久矣毋特異以駭衆也又曰非患失也奈俗而失所將爲俗人所譏也噫不求本心之安不能以挽頹敝而爲己任而復曲意阿從然則非笑之者乃蚩蚩之民也而知禮知義畏人非笑以不果行者則眞病狂喪心人也嗟乎移風易俗將何望焉讀張子此言不禁廢書而三歎也

朱子曰義利之別只是爲己爲人之分

纔爲己這許多便自做一邊去義也是爲己天理也是爲己若爲人那許多便自做一邊去

學者工夫只求一個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端而已

人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則有虛憍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其取舍之幾焉則又未免於昏憒雜擾而敬亦非其敬矣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只是義襲專言主敬而不務集義則入佛氏之寂定也

清簡公曰執極而不變者德也擇中而時措者道也義者宜也宜於己不宜於人宜於始不宜於終皆不得謂之義天下事物至賾至動非洞悉於毫芒難任心而獨斷易曰精義入神義有制而神無方

烜曰滿天下無非是義喻義者順而行之便是利用安

身殉利者只見其不利耳○曾子易簀禮也若惑於異說則以爲達生死生大矣以義衡之死生晝夜耳以曠達觀之則倒行逆施莫非命也是謂棄天○當生而生當死而死義命也是曰舍命不渝○義一而已或主於尊賢或主於從兄或主於君臣言何也曰義者宜也凡事理之宜卽義之所在矣尊賢務之急也從兄發之切也君臣嚴之至也仁漸而殺以初爲本義減而隆以隆爲至

禮

禮者本心之敬忌也一元之通品物流形則其先後大小

尊卑配合之序已無不秩然可見而不相踰越矣人得是理以成性則渾然一理之中亦莫不各存一先後尊卑大小配合之序焉以有所循而不敢紊有所忌而不敢踰是則吾心之禮也有所循則常自卑而尊人有所忌則常齊莊而自飭而此沖然肅然之意自形於耳目手足語嘿動靜之間以接乎事物先後大小尊卑配合之倫以無不秩然有序燦然可觀故曰嘉之會也故曰禮也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乃自蠱於聲華動於嗜欲則由是侈肆爭奪而辭遜恭敬之德以無復存故聖人因人性而制爲之節焉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制數各有其等父子

君臣夫婦兄弟長幼友朋之交各有其體冠昏射鄉喪祭朝聘相見之會各有其儀使人有節之可循有數之可紀以範身而無失其性此所謂嘉其所會也蓋典爲天敘禮爲天秩則莫非人性之自然而豈有加於毫末顧敬忌之志本乎中而交際之文作於外外則易飾而中者易漓以故又有踵飾增華而忘乎根心之本然者夫既不由於心之本然則亦何可復謂之禮是非禮之失而文勝質亡者之失也禮本吾性之德而安在其有失也哉亦行禮者之自失乎吾心之禮焉已耳辭遜恭敬之誠即吾心之禮也吾心之禮即質也即所謂忠信也若乃懲乎此而遂指禮爲忠信之薄是亦未睹乎禮之

爲禮而因是以流蕩於法度之外以至乃大言曰禮非爲吾輩設也何無忌憚之甚哉

易曰亨者嘉之會也　嘉會足以合禮

衆生則會會則無不嘉並育並行無非一元之生意所爲旁達在人則萬理秩於一心敬讓徵乎經曲在物則枝葉本乎根株靈秀敷爲華蕚然有欲動於中而會合之際失其嘉美者惟君子嘉其所會則近而一身之動容周旋遠而天下之文章制度無不本以此心之敬忌而禮無不合矣此禮之本原也

樂記曰禮者天地之序也樂者天地之和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天地造化有自然之序絪縕化醇有自然之和觀於高下散殊與其不息之化而可見矣是制作之本原也

易賁卦彖傳曰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陰陽迭相往來以成其賁燦然而不可亂曰文明截然而不相犯曰止

履卦象傳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上下尊卑各有定體為人所當踐履而無容越者上下

之分不明而民志不定先王之禮樂制度服物采章皆所以正名分也然聲律身度則踐履自君身始矣暴秦有天下尊君抑臣而上下反曰亂何也辨之不以禮也嗣此而興者經制不定古禮日亡國自爲政家自異俗奢僭相尙名利爲羴民志之定夫復何言哉君子以禮坊民民其猶有悖君叛法而賊於道者

書曰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先後長少尊卑妃匹自天而然卽天之所敘也慈孝友恭仁忠別信各有攸當是天之所秩也天道之自然分

而陰陽流而五行故有男女則有夫婦則有夫婦水也有夫婦則有父子木也有父子則有兄弟火也冢子爲宗則有君臣金也庶類既繁於是有類聚羣分而朋友交焉土也既有典常則於其際會也亦莫不各有自然之儀則焉矣惇之者心之加厚也庸之者行之雜則也惇之庸之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者也三百三千不能外此五者而有他道矣

禮記曰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

本易知之理效簡能之道列陳列也屈伸施報陳列其造化之迹如言樂事神而從天禮居鬼而從地此皆所謂天理之節文也

由是而通之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則所以爲人事之儀則也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則又皆所以惇庸典禮之事也

中庸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等殺皆天理之節文也○以上皆推言禮之本原

禮記曰禮所以制中也

性無不中情之所發則有不中有禮以範圍之則所以制中然範非自外也亦人心本然之節耳

孔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無禮以節之則失其中也

不知禮無以立也

恭敬辭遜禮之本也節文度數禮之文也知以恭敬辭遜者存心則身有所檢知以節文度數範其身則心有所養品節明而義精德性定而仁熟故能不惑不憂不然者內外無據何以自守

樂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禮以治躬樂以治心心不可一息不存故禮樂不可以斯須去

孔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心誠好之則禮非虛文而四達不悖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

之乎

夫禮所以爲此中也禮始於飲食男女所以重飲食男女也要使之無失其正焉斯已耳孰謂滅性絶倫而得爲時中之禮歟然天秩天敘則有雖死亡而不可踰者則所可權者禮之節文耳豈食色而眞有重於禮者哉

孔子云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既至冕而親迎然則此以親迎爲可輕何也曰冕而親迎所以重大昏也重大昏所以重人倫也若親迎則不得妻則廢人倫矣故親迎輕也然親迎可廢而處子必不可摟不可摟亦所以重人倫也禮有經而義有權故以親迎與得妻較則得妻重以得妻與摟處子較則處子之不可摟爲尤重男女有別長幼有序天敘天秩也則權正所以善其經也 ○以上言禮之所以範圍天下也

易傳曰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履以和行謙以制禮

無禮則放蕩而無以自守然不本以辭遜之心則禮爲虛文耳禮爲天秩非以強人然稍過不及焉則不中其節矣禮自卑而尊人然君子有終其光自不可掩故君子動必以禮所以致其中節之和而必本以卑敬之誠所以爲禮之實也

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然王之盛禮焉已耳然禮本君身風自上始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禮周官之法則讓者禮之實也不

然章程雖具如僭爭何哉讓者禮之情本於性者也即五常之所謂禮也禮文則其什焉者矣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俗之好文而惡質久矣然先進非無文也有質而文以行之則彬彬矣於是而又加以文焉質之不亡者幾希質之不存繁文何益夫子所以從先進也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人得是理以存於心故事物至賾

至變之交自得乎會通之典禮接賓客而思敬臨死喪而知哀即此則禮之本人之所得乎天者也以本心爲質幹而文以行之故玉帛升降一敬之實心所將也毀戚衰絰一哀之實心所將也哀敬之實心質也本也顧欲動於中則本心易失而文起於外則枝葉易蕪奢易而過於文衛外爲人之心勝而敬哀之實亡是猶無根之木翦綵爲華生意索然徒增束縛耳儉戚則文不足而質倘存是以聖人寧儉寧戚以明質之爲本也若乃禮之全體則有本有文奢儉惟其所稱原不止於尚儉也本立而後用行則本重耳儉戚已是文非以儉爲質也敬在心而儉則所謂本

節奢奢者也哀在心而戚則發於容者也但文不足耳哀敬之實心卽質卽本卽性之發而爲情此外無他本也時解分本原本始皆非也元明諸儒於質字本字俱未認得親切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禮本是嚴但天理人情恰當如此卽是和處既是天理人情合當底事則禮之爲用必當以從容不迫行之乃爲可貴先王制禮皆本乎天理人情之至故至嚴而非强世爲人所當率由也大抵人之行禮亦原似覺拘迫而只此實心爲禮之本實心行先王之禮則眞意自覺此中洋溢出來原無勉强而禮文亦自有從容不迫之

致乃世上又自有一種慝禮如周末文勝之失使人行來全非情願只爲世俗牽掣拘束得全不自由此則不和之流弊非先王之道也激然者又不識禮之本和而因欲棄去之如老子桑戶子成之輩曰禮者忠信之薄曰君子質而已矣此則都無規格一於流蕩而亦不可行又徒和之流弊矣有子此言即夫子從先之意所以兩救其失而約之於先王之道也

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人而不仁如禮何人如不仁如樂何

禮樂本乎心性而文以行之玉帛鐘鼓禮樂之文也本

心既亡則玉帛鐘鼓只益以形其乖戾耳而豈禮樂之謂哉是禮樂不爲之用也○以上言禮之有本而無本者失之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素以爲絢亦釋回增美之意然而絢其後矣素不可謂之絢則飾文不可無素而後可加絢則素其尤重也

禮記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盡己曰忠以實曰信處事曰義在物曰理孝慈仁敬本

於性成而動於情之不容已此在人所同具之實心即禮之質幹也本也在物有定理而制宜必於時中本慈孝之實心而制爲定省溫凊追養繼孝之節文則孝慈之理無不當矣本仁敬之實心而制爲朝聘燕享射鄉相見之節文則仁敬之理無不當矣此天理自然之儀則卽禮之節目也文也本於德性之實所以立禮之大體也行以義理之正所以盡禮之細微也此所以內外相須本末具足而爲禮之全體大用者也無忠信之心則無以立禮之體而文爲具文然不行以理義之文則無以達之於用而此心亦不能以自見矣若乃文勝質

亡則其文并不必衷於理義而徒以飾觀美則此禮之亡也夫豈先王之文也哉

曲禮曰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

妄說人辭費此隱託於禮之中而賊禮者也踰節侵侮好狎此顯出乎禮之外而背禮者也三百三千皆道之所在非徒誦說之而已也惟以此自脩其身而脩辭以立其誠斯謂之善行矣故必存脩身踐言之心以使吾行無不脩言無不道則是禮之質幹而三百三千皆非具文矣以行脩言道為心則必無妄說人辭費踰節侵

傷好狎之失斯禮之所以行也

禮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忠信謂生質之美者然在人孰無此恭敬辭遜之實心第以動於欲而失之耳人生之初固未有不忠信者也存此忠信之心以盡其品節之詳則盡禮所以盡性禮非外飾也若無此心則吾性之禮已先亡矣雖欲學禮禮亦豈爲之用也哉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

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

器猶質也所以盛載夫禮者卽忠信是也惟其有是器故能大備乎禮禮備於身則其德盛矣葢忠信由中乃有以盡禮於外而在外有以盡禮則實德益崇於中內外相須者也又言禮以制中故能釋人之回邪而增其美質回邪釋於外而美質增於中故措之於身則無不正而施之於事則無不宜釋回而施則行則其文外著增美而措則正則其德內崇雖窮達死生有不足以搖其守者故君子而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所怨外諧文之著也內無怨德之崇也外諧則有以動物而物無不懷

仁矣內無怨則德合於神而鬼神饗德矣此所謂大備盛德者也蓋禮器則全夫天命之性而大備則盡夫率性之道至乃物懷仁而神饗德則致中和之極功矣禮之本末始終有如是者○以上言禮必本於忠信而又必內外相須以成其德也

樂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消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朱子曰退讓撙節禮之體也人當力行而實踐之故曰

以進爲文舒暢發越樂之體也然易至於流蕩故曰以反爲文 烜按以進行而不已則禮熟而有從容不迫之樂無外物搖奪之憂以反理而不放則樂和而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流蕩之危程子曰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程叔子曰禮者人之規矩守禮所以立身也安禮而和樂斯爲盛德矣

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

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 先王制禮莫非精意其義則天理人心之所同然也豈以虛文而已哉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導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禮本於性故恭敬辭讓之情發於自然而不容已聖人觀於義理以制爲之節文所以導其情使無失其正而已豈有加於性哉若乃器數之末則因時制宜順民俗而爲之節制可矣但雖有醴齊不廢元酒雖有冕衮不廢蔽膝則在聖人亦猶不忘上古之本志又不徒從俗而已也

看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當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張子曰知及之而不能以禮守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釋易傳之意而張子則意重禮耳也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矣

物我兩盡自曲禮入曲禮於細微曲折之間無不詳盡故人以此自治則足以養心以此接物則動無過舉

禮器則藏諸身禮運則用無不達禮器所言大抵以忠信為本而行之以義理之稱所以自成其德也易傳云君子藏器於身張子所言蓋取於此禮運所言則推之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而極之體信達順天地太和所以言禮之用也然禮運篇多有未醇之語君子擇焉

朱子曰天敘天秩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來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禮都不是聖人自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着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只得將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底依這樣子做做得合時

便是合天理之自然禮者體也比如人有身體冠服鞾襪皆自體生然無個現樣卻做不出來虧得前人想出個冠服鞾襪的裁剪法做個樣式出來後人依他做時便自模樣合體究竟這法度樣式豈從外生只在自己身上做熟時似雖無樣亦可

禮即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無形迹之可言制而為禮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理者如木石之文路條理此生而自具者襍玉之理至為縝密故理字從玉天地生物各有條理不可紊亂人心之理亦然以此理純全言之則曰仁以此理之條達而有序言之則曰禮但人心有人心之理此性之德也在我者也在事物各有事物之條理亦其各得於天者也人心之條理本與事物之條理合但事物動賾而人心又不能無蔽故聖人因事物之條理而制之品節以使人心有迹可循事物之條理有則而不踰則吾心之條理亦可以無失矣

事無大小各有其禮禮雖至微不可不謹先君子曰謹小慎微聖人之基

禮可僞爲惟讓不可僞讓者禮之實也

禮所以爲性之德者輙仁義難看葢聖人制作謂之禮則禮之名似屬外起抑知制作者禮之節文至性之中自有條理以發爲敬忌辭遜之心正是亨之理而禮之德也聖人制作只加之詳明以全其性者耳○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二語天理之節文只屬天說未說到人之性人事之儀則却又在事物義理上說亦非言人性之禮要之天理有是節文則人性中亦有是節文但未發之體有是理而節文未著耳惟性中本有是節文故應事時有是儀則而皆吻合於心內外一也○

節文只是天理上有個自然節段如爲子時須孝爲父時則又須慈喜有喜之節怒有怒之節太過不及則都不是節段不相蒙混則自然文章可觀至若節之文之則又屬人事說節之使無過不及文之使有可觀要之所以無失乎天理自然之節文而已陳氏節其太過文其不及之說分屬非是○言禮每兼及樂禮樂只是一原就其有序言卽禮就其不乖言卽樂皆嘉會之理也然禮樂中又分禮陰而樂陽此又嘉會自有兩屬程子所謂天地間無物無耦四德中每德自各具一陰一陽也以由靜而動言則禮先樂後以性情言則又樂伸而

禮屈對待中又自具流行也○此條自專以性之德言不是論制作其有言制作處要是明禮之本於性天也

外篇另出禮樂一條

知

知者所知之正而固也一元之復保合太和則其所得而各足之理自無不了然於中無所昏惑無所動搖矣人得是理以成性則渾然一理之中亦無不充滿而各足了然明白知之眞而無所昏惑守之固而不可動搖是則吾心之知也知之眞則有以悅心而定天下之是非守之固則足以研慮而成天下之事業而此瑩然確然之知自達於

應事接物之頃以擬形容而審物宜觀會通而行典禮而照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故曰事之幹也是貞之所以起元也乃自蔽以私意累於私欲則由是以失其正而本心之知以昏昧動搖無以幹事故君子因人性本然之知而道之以時中養之以正固使其知一出於正而不奪於欲以漸而通而不終於蒙涵養虛明以立其知之體充之問學以盡其知之量要非有加於性分之本然也顧貞固者理而知覺由於氣氣之靈者易偏而理之眞者難保以故又有過用其知而索之冥冥求之隱僻者夫既失其理之眞則亦何可復謂之知非利之故鑿者之所以見惡於大

賢也明不足以燭理而逆億以爲知斯其知涉於影響聖人之所以獨賢先覺也言良知者正矣而不從事於格致則無以盡知之量也亦既知之矣而不能躬行則知之不眞也是皆倚於一偏而囿於氣耳又烏所云幹事之德也哉

易曰貞者事之幹也　貞固足以幹事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則此一元之生意於是而成熟飽滿又以起元在人則析萬理於一心由一心而撰萬事在物則性味自足於所生枝幹復涵於碩果然有私蔽於中而撰事之明失其各正者惟君子知眞

守固則能悅諸心而無疑於天下之理能研諸慮而有以辨天下之故而無不一出於正焉則足以幹事矣是知之性也眞氏以貞屬之信蓋疑貞字之與知不合也抑知知非徒知之謂知覺屬之氣氣則有偏未可云性之德也惟所得之理正固眞醇是自家所有故知之自明乃謂之知孟子所謂知而弗去是也若信則又統攝四者元亨利貞莫非實理也豈可獨以貞爲信

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本然之知無不正者此性中之知所發端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

知明守固所謂貞也○知無不知非止二者然此乃知

之本原切要處由是擴之則知盡矣○以上言知之本
原

易蒙卦彖曰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
瀆則不告利貞

彖傳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
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
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山下有險未通之境內險則難通外止則未知所求未
通之意然蒙非無知也有知而未通耳所謂蒙雜而著
也山下之險其險必闢山下有泉則泉必通人生有知

亦待夫有以導其知耳故蒙本有亨道（亨字指全體不專指九二）九二陽剛坎體坎爲通而居得中先覺之士也因蒙有可亨之道而導之當其可則蒙無不亨矣然正惟其蒙則在內之知未紛而艮體篤實爲少男六五應二專一下求於此時而告之所謂時中也若所知既紛雜於物欲則有再三之瀆者故不欲瀆告也顧知無不通而知由於氣則慮其有邪慝過不及之流故又必利於貞也知以正理則性之德也知也知通於邪則氣之流也不知也時中以告之所以通其知也養之以正而勿納於邪所以使其知之所通者亦一於正固而無邪僻也作聖

之基自養蒙始貞固以起元也

大學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知也者天道成性之終而人道問學之始也知至善之所在所謂知其正也知其正而悅諸心則志定心靜身安而事物之來乃能研諸慮矣能以正慮則能得所止所謂足以幹事者也而欲知止則必先格致矣

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知具萬物之理則必合天下之知以廣其知而自得師

則非在外也主以吾心之理則自得師矣

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以上言人當有以崇其知也

中庸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非不知禍也利誘之則昏而不知避矣非不知擇也欲擾之則不能守矣守其正而能固乃見眞知眞知之謂知所謂保合太和者也知之不眞守之不固烏所去足以榦事者哉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此二條知之不眞而奪於欲者非知也

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何如其知也

知所當知之謂知諂於鬼神則民義荒矣豈所謂知其正者乎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聖賢事業莫非全體而於其中則必有先後緩急之殊爲守之狹者不睹其全以自小也求之泛者不知所務

以自支也知務則守要而非狹用廣而不支學術事功同一致也○此二條求知於渺冥泛濫而不知所當務者非知也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下之正理日在目前自然而然稍僻焉則非道不可鑿亦無容鑿也以鑿爲智則故非利矣異端之禍皆自

鑿始所以流禍總因不利愚者挾私妄作智士好爲苟難要皆鑿也○此條以鑿爲智而非自然非知也

孔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有知有不知燭物之知心之靈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自知之明心之虛也强不知爲知苟然自欺知之量止此而靈蔽矣不知孰甚焉明於自知卽此是知之眞矣安有以鑿爲知而苟於妄作之失乎

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眞知民義之當務而務之眞知鬼神之當敬且遠而敬且遠之所謂知其正而固守之者也民義日在目前人

每以爲近而忽之鬼神非易知故敬之者或媚而瀆之
遠之者又以爲無而不知敬皆知之不眞故也眞知民
義則欲不務而不能已矣眞知鬼神之理則欲不敬而
亦不敢矣敬之斯遠之矣幽明無二理務民義亦卽所
以敬鬼神而幽明有二事故務民義不得不遠鬼神惟
不知務民義則必諂瀆鬼神諂鬼神則必荒於民義非
明理之至者孰能不惑於斯乎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
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不爲物蔽之謂明求於遠必蔽於近近不足以蔽之而

明達矣二者之不行非以私知察之也心無偏累而達於事理則鑑空之體無情者自無以遁於所照矣何必索隱為哉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明於理者情偽自不得而遁之逆億而知雖知亦私知而非明也況情偽百端又豈逆億所能盡得者是以君子務窮理也

易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能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

之望

人心之知本自正固知正而固則幾無不察惟私欲搖之溺於逸樂故諂瀆生焉而禍患之幾所不能察也豫之初六以應九四為樂六三以近九四為樂皆諂瀆而不知其凶者也惟六二雖與三陰同類而柔順中正靜體之中遠不應四近不比四是有不諂不瀆之象自守如石安於正靜則事幾之動知之自無不明矣正靜則不溺於豫樂之私無私則本心之明自無不照處之者正且吉矣知微知彰以燭理言知柔知剛以自處言也六二知幾似屬知微然非求知於微而遺顯也禍患不及則是知彰矣六二自守似乎知柔然非但知柔順而不知剛也介於石則是知剛矣知正而固守之知之大也

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

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此知人之知也惟貞固故足以幹事君子之出處語默行已接物莫不皆然也謝氏以此章主教人言朱子謂其未盡事理

易蹇卦彖傳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此處事之知也

臨卦九五爻曰知臨大君之宜吉

徧臨天下而獨應九二之賢急先務於得人知也

乾文言傳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聖人之知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淸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生物之序自元而亨自亨而利自利而貞天之與人也成德之事以知精義義以立禮復禮爲仁人之合天也大學首言知止中庸首舉大舜誠恐人知有所偏則詣極終難合於時中之道也三子知偏而至偏孔子知全

而至當則知者聖之基矣孔子生知也而願學孔子者又何可不窮理以崇其知歟

周頌曰宣哲維人　大雅曰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此文王之知也宣通於理哲析於幾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貞固之至也

書曰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聖人之心一私不存靜與理居故觸之則應如此

孔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天下之理自在天下智愚賢不肖皆與有焉無淺深近遠大小也使不合天下之知以爲知又安能有以充實乎吾心之知之量而成其爲知乎然理在天下而知之者心則知固吾性之德也舜好問察禹拜昌言湯用人如己改過不吝文王詢入虞訪二虢周公思兼三王吐握下士孔子識大識小好古敏求是自古聖人未有不合天下之知以成其知者但聖人心具此理既正且固而無物欲之累故天下有善觸於其懷則適投所好無

少齟齬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焉矣理旣正固心體空平所以又自能決擇衆善以合於時中則其實非從外得也合天下之知以爲知心體固然聖人豈有加於性分之外哉○仁義禮知皆必內外體用兼該合一而後盡元亨利貞性之理體也四端情也用也故仁民愛物外也而萬物一體內也節文度數外也而敬忌辭遜內也事物之宜外也而因時制宜內也致知格物外也而正固貞知內也不本於內則外離不盡其外則內歉

周子曰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無私則明生明則自能燭物疑者私知也與明正相反者也

又曰厥彰厥微匪靈弗瑩理之顯微無盡惟一心之瑩爲能有以統而知之也

程伯子曰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乎入逆詐億不信去自以料事爲明則日日只管事於推測必至用其私智而漸入於逆億矣

程叔子曰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識高一倍則量亦廣一倍猶影之隨形也而有不然者其知未眞故耳

程子答張子書曰所說大概多苦心極力之象無寛裕温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有意偏而言窒者小出入而時有之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建安葉氏曰苦思則易鑿涵泳深厚明睿自生

張子東銘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出於謀也謂非己心不

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此四句言有心之戲不可長也過言非思也過動非誠也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此四句言無心之過當遠改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歸咎其不出汝者出於心者當戒而歸咎為非己心是不知戒其出汝者也失於思者當自咎而自誣謂己當然是不知歸咎其不出汝者也長傲不知戒其出汝是長傲也且遂非不肯歸咎其不出汝者是遂非也不知孰甚焉知其正而固守之知也戲已非正而又謂非己心以長傲則終不自反是自蔽其本心之明也過己非固而又謂己當然以遂非則終不自省是自欺其本心之正也故曰不知之甚〇西銘於一本處見萬殊乃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之規模也東銘於細微處證眞知乃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工夫也大抵西銘言仁東銘言知仁顯而全知藏而悉也

程叔子曰造道深厚後雖聞常人言語莫非至理

朱子曰爲學須知箇是處心方有主即知止而後有定之旨

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虛其心乃能以理悅諸心靜其慮乃能以理研諸慮以理爲主不間以私然後窮物之理而有所得虛靜者立正固之本體也

此篇與格致相通然知以性之德言本然者格致以功夫言當然者也又致知知字且屬心虛靈知覺之氣而知之德屬理知此理則謂之知泛泛說知只是氣也窮理以致知則知全矣

信

信實也在天則實理在人則實心在事在物則各有其事物之實而不可誣也元亨利貞天之實理仁義禮知人之

實理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人之實情也必實心而後爲仁實履而後爲禮實宜而後爲義實知而後爲知以實心有其實理者也木火金水非土不成（謂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一合五而成水二合五而成火三合五而成木四合五而成金五合五而成土）東西南北非中不定（由中立表以觀日出入之影而定東西又參之日中之影以正南北也）商角徵羽非宮不生（宮下生徵徵上生商商下生羽羽上生角宮定而後五音定也）仁義禮知非信不誠信也者仁義禮知之實而已是故行非信不可以行也言非信無以孚民也學非信無以立本也信之爲用大矣哉然而硜硜之信果大人不爲好信不好學乃失之賊者則以信非所信非天理之本然也

易中孚卦彖曰中孚信及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中孚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虛無私中實有主也無私而主於理是中有其實矣說則理洽於心巽則循物無違其孚足以化邦矣中孚之至可感豚魚是以無不可行然天下有信非所信者則非天理之正而亦無足以孚於人故又必利貞而後所信者合乎天也天之孚也正而已矣

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

以行之哉
人而無信百行皆虛何以接物忠信篤敬則蠻貊可行矣
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此二條皆不信之失
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
信美德也然不明於理則非所信而信焉賊矣
易中孚上九爻曰翰音登於天象傳曰翰音登於天何可長也
有翼而遂信爲能飛信之非所信者也

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以篤信之心好學則知至而義精以守死之操善道則禮復而仁至周子曰守曰信知是則仁義禮知之德不虛而信非賊矣

詩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長念合於天理信在中也成王之孚孚於天下也

程伯子曰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知性善則知仁義禮知之在我矣而主忠信以盡之乃所以存心養性也

程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只此是學

朱子曰忠實心信實事要不外乎一誠人不信則事皆偽

妄故學者須是主此

孟子言四端而不言信五常之信猶五行之土旺四時而無專位也

信與誠有別否曰信亦只是誠但如人與我相信却說不得人與我相誠是信字有交孚意誠只是實信又有始終如一彼此相顧意字義亦微有別又周子曰守曰信是信又只是誠體之中一德誠字廣信字狹信有守而不失正是始終如一意蓋知明守固信亦實理之結果成熟在貞字內水土毋竝居也○仁統四德信又兼五常何也曰五者各毋相兼離開都不成德如仁而不

合之義便是兼愛義而不合之仁便各爲我然仁是原頭義禮智莫非此生理信又分屬在四德中此生理自始至終都是實也

仁義禮知信總論

仁義禮知信分之有五而禮卽仁之序知卽義之藏是五行一陰陽也仁者義之體義者仁之用合之只此生理而已是陰陽一太極也生理至實故曰誠誠無爲也是太極本無極也故天道自源而流則自一而二自二而五而五氣順布則春夏秋冬以時行焉對待者迭爲流行流行中又各相對待也人性亦然實理之中一健一順健順之變

合而五常具焉則仁義禮知亦互相對待流行人性一天地也顧天命之性自仁而後有序有宜有知皆完備於一仁之中而人之全此性也則自流溯源故知以精義義以制禮禮以全仁合言之則互為體用分言之又各有體用

仁體在中禮用於外義體在物知用以知之又仁體而義用義體則仁用又知體而仁用此皆互相為體用也又五常之性為體四端之情為用則分之各有體用也

一體一用相生不已

體如元亨為用利貞為用而貞則又萬物之所得以為體者貞以幹事則又為用而事物得之又以成體凡體用皆変互而無窮也

五者之中又各有五

仁之中兼仁義禮知信義之中亦兼仁義禮智信又如父子主仁君臣主義長幼主禮夫婦主知朋友主信而父子之仁兼有義有禮有知有信不只一仁便足也

又屈信錯綜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動以天事事皆合動以人事事皆差致

知精義復禮爲仁盡人合天之學也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夫道則一而已矣一者誠也

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

此人人所同者也

中庸曰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此聖人之獨優也寬體之廣萬物一體裕用之舒終亙不窮溫體之和慈祥愷悌柔用之順漸漬優悠也以此

言仁者分小體而言乃體之用也發而不萎由體之用强而有恒用常於體剛而不屈則强之至毅而不回則發之力義主於斷制也齊截然齊一用無所紛莊整而嚴肅體無不飭中不偏廓然至虛正不辟確乎有主禮衆理之會也文雜以成章體之合理各有條貫用之分密滕理無間而不遺察文章炳然而不紊各正而且固也四者皆合體中之用而言也人同此仁義禮知而氣稟有殊則四德亦或有偏惟生質之通明極至者則聰明睿知無少蔽塞而四德備具充滿深沉以時為容執敬別出之不窮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仁義禮知莫非實理實而無欺則所謂至誠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大經以一誠經綸之大本以一誠立之化育以一誠知之誠之至故見其肫肫淵淵浩浩也此皆聖人之事

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此氣禀之各異也父子無不愛君臣無不敬而其量則

有盡有不盡其用有合有不合焉所稟之分也仁不獨於父子父子亦不獨用其仁君臣亦然但以仁於父子爲切義於君臣爲至耳性命於理氣不足限也

孔子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仁義禮知以性言之則純合而無所雜以用言之則各出而亦有所偏惟學以明理則五者之理本相通而互濟自無一偏之失矣此言人當輔之以學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

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仁義之實舉其所見端而切摯者言也愛敬盡於事親從兄而仁義可推之天下矣知則非止於知愛知敬而已也由愛敬之艮而窮理以盡愛之敬之之道將以行之守而勿失是則智之實言無庸泛用其知也亦知務之意節之文之則盡其節目次第之詳而無遺憾言非逐末以為禮也樂斯二者鼓舞以從事樂則生矣言至性自然流露日引月長以至於自然而然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也此皆以用言而仁義用之體智禮則用之用仁義爲經智禮爲緯仁義以基智禮之端智禮以充仁義之量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猶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恥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仁者此理而已知此理而守之智也履此理而體之禮也行此理而宜之義也仁統四端不仁則不智不仁不智則無禮無義故爲仁而四者備矣正己而仁得矣五常無二理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以存諸心則萬物一體而無私以守其身則動必以正而無邪以見於事則時措之宜而不悖而窮達一致則其知之眞而守之固仁義禮知備矣此亦元亨利貞之

序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根於心者謂盛德純粹培壅深厚則四德之生於性命者安固盤柢而不雜不搖也由根達枝則生色睟盎百體從令於不識不知有不期然而然者

易傳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性命原於天地故聖人盡性則與天地相似蓋知仁之

用有偏非天地也知周萬物而道濟天下則其知非過矣智足以權則仁非迂仁有以守則知非蕩此易知簡能之理一陰一陽之道也知周萬物又能旁行則樂天矣而又能於天所以生物之原無不知之故實能不憂於心知之盡也道濟天下且能不流則安土矣而又能於吾心之德益加厚焉故實能用其愛於天下仁之至也與天地相似者如此言知而義可該言仁而禮在是矣周物旁行卽義濟物不流卽禮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盡性之至而參贊由是出焉範圍氣化嘉其所會而制中也曲成萬物美利天下而各正也通晝夜之道而知則非聞見之知矣神無方一天地妙萬物之神也易無體一天地育萬物之化也神者仁之存易者知之發而範圍曲成者卽禮義中正之功用神化之能事也

周子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朱子曰中卽禮正卽知又曰中正二字比禮知二字尤切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仁義禮知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朱子曰仁義禮知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爲主而必求四者之實

矣

程子曰雖仁與義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睟然達於外

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生底義義便是收回頭底仁

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

仁便有個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個商量從宜之義然其用則決裂 五條合言仁義

程子曰仁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知誠此之謂信 韓子謂行而宜之之謂義先儒譏其只說得外邊然則程子亦云然何也

下程子曰由行而宜之便是由中之仁行出來便已兼內外

夫仁偏言之則一事也專言則包四者

朱子曰生的意思是仁殺的意思是義發見會通是禮收藏不測是知

問義截然有定分有收斂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知如何解曰知更是截然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知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他那個更收斂得快

人只是此仁義禮知四種心如春夏秋冬千頭萬緒只是此四種心發出來

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若春間不曾發生得到夏無緣得長秋冬亦無可收藏

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四端八字各有淺深如惻是傷之切隱則痛之深辭則是解使去已讓則推以與人羞是恥已不善惡則憎人不善是是知其爲是非更別其爲非以八節分之則惻是立春隱是春分辭是立夏讓是夏至羞是立秋惡是秋分是是立冬非是冬至如此分看亦無不吻合

發時無次第生時有次第

仁知元貞是如終之事這兩頭却重如坎與震是如萬物終萬物處艮則中間接續處後天卦位正如元亨利貞坎序如帝出乎震元也仁也離萬物相見亨也禮也說言乎兌利也義也勞乎坎貞也知也恰合

或言性之四端迭為賓主然仁知其總統也恭而無禮則勞是以禮為主也君子義以為質是以義為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默而識之曰說得是

以上統言仁義禮智

程子曰仁者公也人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也禮者別也智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性此五常性也

張子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知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四者總歛一不得

朱子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

四者

信是義理之全體本質不可得而分析者故四端不言信

邑後學　董廣興繼承　汪立中品端　余最贊賢　余龍光燦雲　重校

邑後學俞　鍠峻西同校開梓

卷之二終